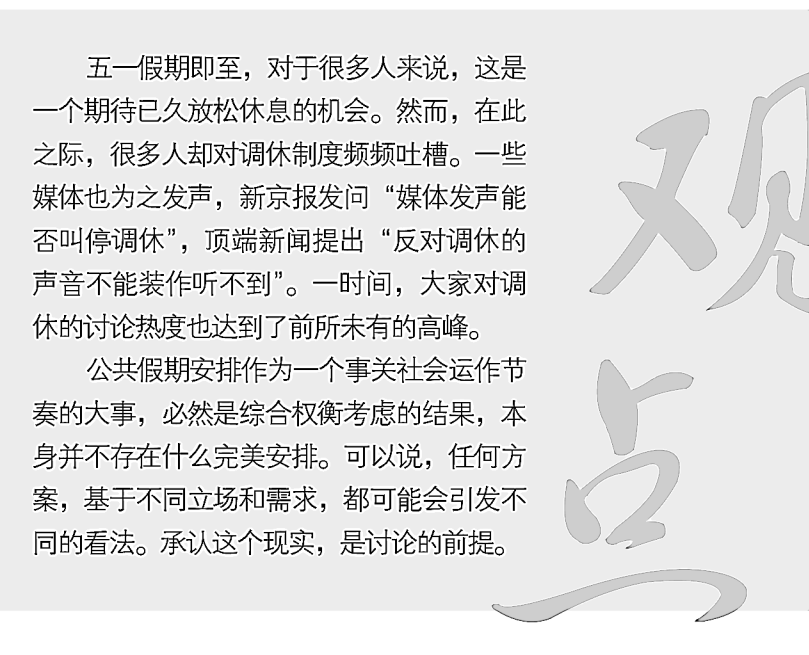


五一调休之争 应该被决策者听见



讨论调休折射的是社会对休假需求的变迁

五一假期即至，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期待已久放松休息的机会。然而，在此之际，很多人却对调休制度频频吐槽。一些媒体也为之发声，新京报发问“媒体发声能否叫停调休”，顶端新闻提出“反对调休的声音不能装作听不到”。一时间，大家对调休的讨论热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公共假期安排作为一个事关社会运作节奏的大事，必然是综合权衡考虑的结果，本身并不存在什么完美安排。可以说，任何方案，基于不同立场和需求，都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看法。承认这个现实，是讨论的前提。

到底要不要取消假期调休，这是年年讨论又年年重复的话题。对支持者来说，像劳动节这样法定假期仅一天的节日，通过调休变为5天小长假，意味着可以获得一段较长而完整的休假时光，无论是外出旅游还是回家探亲，都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但它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拼凑出这5天假期，前、后都要加班，不少人心生疲惫，甚至催生了“放假一时爽，节前节后累断肠”的吐槽。这也正是反对调休的主要理由之一。

取消调休的话题近几年显得格外“热闹”，背后折射的还是社会对于休假需求的一种变迁。

比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或许更在意休假质量，需要一种更舒缓、从容的休假环境，

调休或仍是目前最优解

看待假期调休这件事，至少要考量三个层面的问题，即个人、企业和社会。

从个人层面而言，调休自然是个割裂感十足的政策，不满意也是人之常情。假期放得不大气，人玩得也不痛快，这是最直接感受。毕竟人不是机器，是需要幸福感、体验感的，而这些感受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时间。

而对于单位来说，如果没有调休，五天的假期确实稍长，也容易使企业生产陷入停摆，对于经济的影响较大。也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承受五天的生产断层，这也是事实。

那么，矛盾就在双方的利益争取中浮现了出来。当问题上升到社会发展层面，仅凭人企双方已经无法达成和谐。因此，压力就抛给了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

还应看到，调休并不是偏向于某一方“屁股决定脑袋”的厚此薄

而对集中出游表现出更多不适。

另外，带薪休假得到更多落实，一部分人对调休拼凑长假的需求可能未必有以往那么强烈了。这种国民休假心态的变化，在设计休假方案时，需要予以考虑。

但也必须承认，无论怎么设计休假制度，都只能是取社会最大公约数，任何一种方式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讨论空间。

而社会对于一项政策表现出不同的声音，这其实是正常的。包括现在要求取消调休的声音看似很大，但这里面不排除与一些支持的声音更倾向于“沉默”有关。

当然，舆论关于休假安排的讨论和建议，作为一种社会心声，应该被决策者听见，并作为继续优化假期安排的一种参考。而在不断接收反馈中完善，本身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基本要求。

彼政策。节假日是我国全年消费实现增长的重要节点，有关部门把握住这个机会于理相合、于情相符，也是推动消费市场繁荣的应时之举。同时，此举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助益。那么，这个“把握机会”就要仔细算一笔账。首先，不能失去人性化的底色，再促进消费也不能以消耗个体生活品质为代价。其次，维护企业利益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将原本的三天增至五天既满足了人们有个相对集中的假期，可以出行、会友等等；而两天的调休也避免企业出现运转问题。

社会有序运转一定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则范围，不论哪一方太强调自身的重要性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毕竟，“既要又要”从来都是个难以满足的需求。如此看来，调休政策至少在目前来说，仍是最优解。

综合自新京报、红网等
谕路 整理

轻信花钱买文凭，只能被“收割”

□ 郑建钢

近期，有媒体报道，网络平台上出现一则培训机构发布的视频信息称，“重庆本科大学面向社会扩招，学费880元起，就能弄个快速毕业的本科！”对此，重庆市教委明确回复：虚假宣传，并提醒市民通过正规渠道获得学历证书。

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3年6月15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7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20所，含本科院校1275所、高职（专科）院校1545所；成人高等学校252所。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众所周知，每年高考季，也正是各类“野鸡”大学、“山寨”大学猖狂行骗之时。臭名昭著的中国民航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中国邮电大学、北方联合大学等“野鸡”大学，校名听起来与正规大学非常相似，考生一不小心就会混淆，继而上当受骗。

野鸡大学招生骗局之所以屡屡让人上当，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等，一些考生和家长缺乏辨别真假的能力，再加上求学心切，让人一忽悠就信以为真。此外，还有一些教育机构，明知自己实施的是非学历教育，不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学籍管理体系，只能发放非国家承认的学历

证书，却敢于拍胸脯承诺，只要交钱，不用高考就可以就读大专院校，只要交钱，就能够获得所谓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不少人轻信了这些谎言，心怀侥幸，稀里糊涂就被“收割”……

“野鸡”大学招生诈骗既骗取了钱财，又耽误了年轻人大好的青春时光，害人不浅。到头来，受骗者只能得到一纸国家根本不承认的假文凭，社会危害极大，对此必须及时予以严厉打击。相关平台对于培训机构发布的商业广告要把好审核关；教育部门、公安部门要对进行虚假招生宣传的“野鸡”大学进行曝光，并及时进行查处，对相关责任人追责，以维护教育公平，净化高校考试招生环境，维护广大考生的合法权益。

对考生和家长来说，也应擦亮眼睛，提高自我保护和辨别能力。在选择学校填报志愿时，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网”查询有关学校信息，也可在当地教委官网、当地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本地地区的招生政策通告，以辨别真伪。对于那些信口开河，声称只要交钱就能拿到大学文凭的招生广告，绝不能信；尤其不能盲目相信通过特殊途径就能上大学、只要交钱就能拿到大学本科文凭的谎言，否则必将反受其害。

信息泄露不该成为新生儿的“见面礼”

□ 罗志华

近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审理一起公益诉讼案，起诉人发现，2020年下半年至2022年2月期间，李某先后非法购入多地新生儿信息3万余条，包括新生儿出生日期、性别、父母姓名及联系方式等。某摄影公司、某创意公司为拓展婴童摄影业务，先后向李某购买并使用上述信息，李某从中非法获利29万余元。三名被告被判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29万余元。该赔偿金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

新生儿信息被贩卖的现象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很多人对此深有感触。比如孩子出生的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亲友，推销奶粉和月嫂的电话就打了进来；产妇和婴儿还没出院，理胎儿头、做胎毛笔等生意就找上门来；孩子稍大一些，影楼拍写真的计划已经精准推送给了孩子父母，等等。很多人感到困惑，孩子的信息是怎么被他人如此快速掌握的呢？很多父母不堪其扰，要求整治这类行为的呼声一直较高。

这起公益诉讼案不仅让人拍手称快，而且一些做法具有示范意义。假如让单个家庭起诉泄密者或那些购买信息的骚扰者，往往面临孤掌难鸣和涉案金

额不大等窘境。由相关部门和机构代理这些家庭展开公益诉讼，就可以集诸多零散小事为大事，诉讼的成功率显著提升。将公益损害赔偿金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公益事项，则具有将后端治理转化为前端预防的作用，这一新颖的做法同样值得推广。

也要看到，此案除了要通过公益诉讼来追责，还应向前追溯，看看信息泄露的源头漏洞在哪儿。新生儿信息是怎么流入中间贩子手上的，如果是黑客侵入，就说明医院的信息平台存在漏洞；如果是内部人员贩卖信息，则说明管理存在漏洞，防范“内鬼”的力度要加大。此外，病房里的床头卡、护士站里的住院患者信息栏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漏洞同样不可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从医疗机构的源头堵死医疗信息泄漏的漏洞。

个人信息安全已成为民众关注度很高的一大隐患，让信息泄露成为新生儿来到世间得到的一份“见面礼”，无论从情感上还是实质危害上，均让人难以接受。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筑起坚不可摧的信息安全屏障，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